

1949.10—1999.10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

主 编

李默然 徐晓钟

刘锦云 林克欢

剧作选

第七卷

中国话剧

50 年



1949.10 — 1999.10

中国话剧 50 年 剧作选

第七卷

— 90 年代（上）

本卷主编 黄维钧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七卷——90年代(上)

目 录

留守女士·····	乐美勤(1)
情 结·····	许 雁(61)
死水微澜·····	查丽芳(117)
李 白·····	郭启宏(183)
没毛的狗·····	李钟勋 金雄杰(261)
陈小虎·····	代 路(327)
潇洒女孩·····	于德义(375)
同船过渡·····	沈虹光(421)
辛亥潮·····	徐 莱(473)
孔繁森·····	马连伦(523)
棋 人·····	过士行(573)

留守女士

(小剧场话剧)

乐美勤

人 物	乃 川	子 东
	丽 丽	雪 华
	陈 凯	杜先生
	疯子	乃川父
	韦 明	乃 文
	橄榄头	北京青年
	四川青年	容 容
	摇滚阿四及他的三个伙伴	
	史密斯	小 梅
	小白脸	穿皮短裙的女人
	送圣诞树的青年甲、乙	
	流里流气的男青年甲、乙	
	男女青年各一	
	球迷若干	

第一 场

时 间 80年代末期的某一年,圣诞节后的一个夜晚。

地 点 上海西区,个体户开设的“百老汇”酒吧。

〔舞台左边侧,是一条很幽静的马路的路口,成排的梧桐树的枝杈间可以看到晴朗深邃的夜空。路口的酒吧,门面装饰得很雅致,一片朦胧的橙色散发出温暖宜人的气息。门上广告:“今夜特别节目,烛光足球晚会,每位二十五元,欢迎光临。”〕

〔舞台的大半是酒吧的内景。一排排火车座,屋角有一架大彩电。屋里还残留着圣诞节的气氛。酒柜上点缀着彩灯串,吧台上有两盆圣诞花。〕

〔舞台背景上有一幢幢簇新的高层建筑,整场戏中,打桩声隐约可闻。〕

〔幕启时,酒吧内烛光幽幽,荧屏上闪烁的光映在一张张专注、兴奋的脸上,电视播音员节奏明快的讲解和球迷们不时发出的惊呼汇成了一种热烈的气氛。酒吧女招待小梅来回穿梭地给客人们端送饮料。〕

〔舞台右边侧有门通里屋。门边,高高的吧台后面,坐着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她是酒吧的女老板丽丽。她的脸经过精心化妆,但仍掩饰不住疲惫憔悴,正一手撑着额头,一手往自己的酒杯中斟酒。〕

〔七嘴八舌的声音:〕

“小姐，再来一杯威士忌。”

(上海话)“哪能踢到现在还是零比零，呒啥噱头嘛！我看有马拉多纳这个矮脚棍，阿根廷队肯定赢！”

“哼，难讲，意大利队教练门槛瞎精，战术一流！”

“打个赌好哦？”

“好啊，阿根廷队输脱侬请客！”

“意大利队输脱侬请客！”

“一句闲话！”

〔吧台后，丽丽一仰脸，一口气喝掉半杯酒。〕

〔端着托盘的小梅看着她，欲言又止。〕

〔丽丽又将酒倒满酒杯。〕

小 梅 老板娘……

丽 丽 去去，干你的活去，别管我！

〔小梅走开。〕

〔播音员的声音：“各位观众，加时赛还有三分钟就要结束，如果还打成平局，就要互罚点球来决定胜负了。这次环球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奖金：冠军是一百万美元，亚军是四十万美元。”〕

〔七嘴八舌的声音：“乖乖，不得了！”“外国人是钞票！”〕

〔乃川出现在路口，她高挑个儿，秀气明媚，头发剪得短短的。上身穿白色呢大衣，大衣下露出一截白色呢短裙，脚蹬白色长皮靴，连领口露出的羊毛衫也是白色的。她虽已33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要年轻，属于那种梦幻气质的女性。〕

〔乃川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静静地向酒吧门口走来。〕

〔酒吧门口，乃川看着那一方广告，微微一笑，然后，似乎是习惯地甩了一下短发——这个姿态很美，她推门

而入。

〔乃川走近吧台前，与丽丽隔着吧台。

乃 川 老板娘，怎么自己喝起来了？

丽 丽 (抬头)是你，小白鸽，怎么好久不见你的人影，我还以为你已经远走高飞了呢。

乃 川 哪里。我爸爸的心脏病又犯了，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我也陪了一个月。

丽 丽 你也真不容易。今天这么漂亮，是有约会吧？

乃 川 别瞎说了。这一阵子天天下雨，每天跑医院。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好天，出来散散步。哎，海翔有信来吗？

丽 丽 有……(做手势)很厚。

乃 川 你又在想他了？我看，海翔走了以后，你像丢了魂似的，做生意也没心思了。

丽 丽 (忽然举杯猛喝一口酒)不要再提这个狗杂种！

乃 川 (惊异)你今天怎么啦？快别喝了！你已经有点醉了！

丽 丽 谁说我醉了，我没醉，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请你帮忙！
〔乃川走进吧台里面。丽丽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来。

乃 川 日本寄来的？我可不懂日语。

丽 丽 是日本寄来的，不过他妈的英文！

〔乃川疑惑地看看她，翻动那叠纸。

〔播音员的声音：“各位观众，主裁判的笛声响了，加时赛时间到了。下面，队员们稍事休息一下，点球大战就要开始了！”

〔七嘴八舌的声音又响起来。

〔播音员的声音(速度非常快)：“第一个出场的是意大利老将4号卡尔德尼。射门，球进了！老将不负众望，很果断地打中了左门。他微笑了一下……”

〔吧台里，乃川惊诧地抬头看看丽丽。

乃 川 离婚文件?(翻到最末一页签名处)丁海翔……丽丽,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丽 丽 昨天。不过,前几封信来,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说为了他去日本我花的几万块人民币,他会用日元还我。噢,我的小姐,你这么紧张兮兮地干什么?来,先喝杯橙汁,(倒了一杯橙汁给乃川)念给我听听!

乃 川 (看看文件,为难)丽丽……

丽 丽 你怕什么,又不是和你离婚,(命令地)念!

乃 川 (看着文件)他说,他的婚姻是一个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错误……

丽 丽 什么,缺乏经验?好小子!可我好像记得,他和我结婚时他并不是个处男。

乃 川 他说,结婚以后,他很快就发现两人在文化、性格和生活情趣上差异甚大,难以沟通……

丽 丽 嘿嘿,这倒不错,他是大学生,我是初中毕业的个体户,而且还比他大三岁,可以做他的姐姐。再往下念!

乃 川 他还说,他出国已经两年,夫妻分居,本来就很淡漠的感情已丧失殆尽,因而要求解除名存实亡的婚姻……
〔停顿。〕

丽 丽 没有了?

乃 川 没有了。

丽 丽 (古怪地笑了一下)就这些?

乃 川 嗯,就这些,另外是他律师的……

〔丽丽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乃 川 (吃惊地)丽丽!

〔丽丽大笑不止。〕

〔门外传来摩托车的刹车声。子东上。他36岁,高瘦身材,穿黑色皮茄克,黑灯芯绒长裤,黑皮短靴,一手拿着

红色摩托头盔,洒脱沉着。他进门后径直往里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

〔小梅看见他,立即端了一杯咖啡送到他面前。

小梅 我没给你放糖。

子东 谢谢。

〔子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地吸了一口,目光专注地盯着荧屏。

〔播音员的声音:“现在轮到阿根廷队了,这是5号隆尼,射门,球也进了!守门员感到遗憾,因为他已摸到了球,无奈球速太快,还是进了。现在场上比分还是二比二。”“轮到意大利队9号了,他起脚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球从门框旁飞出去了。意大利队似乎有些前景不妙。(忽然提高了嗓音)现在又轮到阿根廷队罚点球了,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世界超级球星马拉多纳!”

〔球迷们神情兴奋起来。有人吹了声口哨。

〔子东熄灭烟头,目不斜视。

〔播音员的声音:“跑动,射门——球进了!马拉多纳不愧是沙场老将,出球的一刹那好像要打右角,又突然改变方向!马拉多纳一球定乾坤,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宝座!他们把马拉多纳高高地举了起来!而意大利队队员们坐在草地上,一个个低头不语。”

〔转播结束了,小梅走过去换了一个频道。电视里正播出施格兰冰露的广告:“这是曼哈顿的一个夜晚……”

〔球迷们一部分兴高采烈,一部分脸色阴沉。

〔七嘴八舌的声音(上海话):“马拉多纳真是顶脱了,冇得闲话讲!侬晓得哦,马拉多纳是伊拉娘怀孕六个月的辰光,跳了一夜探戈以后提早养出来的,马拉多纳的第一只球是在伊一岁零八天踢的,而且用的是左

脚！马拉多纳……”

〔两个打赌的球迷争执起来，互相拉扯，几乎要打起来。

〔吧台内，丽丽仍然神经质地笑着。

乃 川 （恐惧地看着她）丽丽！丽丽！你怎么了？

丽 丽 （止住笑）干嘛，小白鸽，你就喜欢大惊小怪的！（又去抓酒杯）

乃 川 （伸手去拿酒杯）丽丽，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这样糟蹋自己！

丽 丽 （醉态）糟蹋？嘿嘿，海翔说，谁也没有咱俩爱的深。你懂吗，爱情……（她忽然捂住胸口）呃——

乃 川 不行，你快去躺一会儿！

〔乃川不由分说把丽丽扶下吧台。

丽 丽 （边扶着乃川下）没什么，就是这里闷得慌……

〔众人劝着那两个打赌的球迷，一片混乱。

〔坐在角落里的子东忽然站起来，他拿起桌上的红色盔帽，从口袋里摸出一叠十元人民币，大步走到吧台边，把钞票往吧台上一放。

子 东 老板娘呢？（对小梅）告诉你们老板娘，今天在座各位的花费，我会钞了。（扬长而去）

〔静场。

〔离去的摩托车声。

〔七嘴八舌的声音由轻渐响。

“嘿，这小子算什么，攒派头？”

“人倒蛮像样的，勿会有啥毛病吧。”

“勿要瞎讲，人家是图片社的摄影师，照片拍得瞎灵，老婆到美国去了，伊总归也要走的。”

〔球迷们一哄而散，纷纷离去。

〔小梅在屋里收拾，在吧台附近，她捡起一个硬面小本子来。她看看小本子，把它放到吧台上。

〔乃川从里屋走出。

小 梅 瞧他，把护照都丢了。

乃 川 谁？

小 梅 就是常来的那个人，很特别的。

乃 川 噢，我没注意。

〔小梅走进里屋。

〔乃川打开护照，看了看里面的照片，把护照放进吧台的抽屉里。

〔小梅忽然从里屋奔出来。

小 梅 不好了，老板娘晕过去了。

乃 川 真的？（与小梅一起跑下）

〔乃川又匆匆跑出，拿起吧台上的电话，拨号：“喂，你是救护中心，请问现在有车吗？有病人要上医院……没有？”

〔乃川又准备拨号，门被推开，子东脚步匆匆，径直走向吧台。

子 东 老板娘在吗？

〔双方对视，稍停。

乃 川 （从抽屉里拿出护照）你是在找这个吧？

子 东 （接过护照）呵，太谢谢了！

乃 川 不用谢，不过，先生，你能不能……

子 东 怎么？

乃 川 老板娘病了，救护车一时叫不到，你能帮忙到马路上拦一辆出租车吗？

子 东 行！

〔子东正欲下，吧台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

〔乃川拿起话筒，里面传出个嘶哑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喂，请问严子东先生在吗？”这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显得很响。

乃 川 严子东？噢……

〔子东闻声转过身来。

子 东 （压低嗓音）就说我不在！

乃 川 （看了子东一眼）噢，他不在这里。

〔对方挂断了电话，“呜……”的拨号音从乃川举在手里的话筒里传出。

子 东 对不起，让你替我撒了一个谎。

〔子东转身下，乃川挂上电话，看着子东的背影，直到他走出门外。乃川从吧台里走出来，在屋内走了几步。

〔刹车声。乃川跑出开门，子东上。

子 东 快！车拦到了，从里面那个门出去最近！

乃 川 真谢谢——你对这里很熟？

子 东 我是他们的老朋友。丁海翔是我同学的弟弟。

〔两人边说边走进里屋。一阵忙乱的人声。车子启动声。

〔少顷，子东从右侧门复上，他关灭酒柜上的彩灯串，又走出吧台，在屋内巡逡了一遍，将火车座前小桌上的残烛一一吹灭。

〔一片漆黑。子东走出酒吧，返身拉上门。

〔乃川静静地上，走到子东身后。子东转过身来，略显惊异。

子 东 你……怎么又回来了？

乃 川 丽丽一定不肯让我去，你知道她的脾气。小梅送她去了。

子 东 你是丽丽的好朋友？哦，还没请教芳名呢。

乃 川 我叫乃川。

子 东 乃川？

乃 川 丽丽是我中学里的同学，那时，她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很可爱。（停顿）你知道吗？海翔……向她提出离婚了。

子 东 哦？

〔他们两人站在酒吧门外那一片朦胧的灯光中，那情景很像一个梦境。

乃 川 （微微仰头）月亮真好。

子 东 是啊，好久没有这样的月亮了，圣诞节那天，下了一夜的雨……

乃 川 你喜欢看足球？

子 东 我是个正宗的球迷。我喜欢足球场上的那种拼劲。变幻莫测的临门一脚特别让人着迷。

乃 川 男人都喜欢足球。

子 东 难道女人都不喜欢足球。你呢？

乃 川 ……

〔屋内，吧台上的电话铃又响了。

乃 川 会不会又是你的电话？

子 东 很可能。

乃 川 你不去接？

〔子东摇摇头。

子 东 要我送你回家吗？

乃 川 不，我家离这儿很近。

子 东 我也很近。

乃 川 我喜欢一个人在月光下散步。

子 东 是吗，那很美。

〔电话铃又响了一阵。

乃 川 再见。

子 东 再见。

〔乃川下。子东仍然站在那片灯光中，他注视着乃川离去的方向。〕

〔梧桐树后，疯子出现了。他一手举着一把破旧褪色的红油纸伞，一手小心翼翼地将一支玫瑰花握在胸前，默默地、目不斜视地穿过舞台。〕

〔子东有些奇怪地望着他。〕

〔电话铃响个不停——〕

——幕 落

第二场

时 间 第一场之后，冬末春初，除夕之夜。

地 点 乃川家。

〔这是一幢陈旧的西式小楼的底层，有高高的台阶，屋外有楼梯通向楼上。房间的正面是临街的窗。左侧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半圆形的露天阳台，阳台上放着两把藤椅。房间右侧有一门通过道。屋里有一组沙发、低柜、小圆桌等，全部家具都是白色的，还很新，屋内布置得简洁而富情致。低柜上一个小相框里嵌着乃川和丈夫陈凯在草地上的合影，边上有一个电话机。墙上，有一个别致的电挂钟。

〔阳台门旁对窗悬挂着一个棕黄发亮的葫芦，细腰、圆头、圆肚，腰上系了一根红丝绳，绳头上打着一个如意结，下面是长长的两根穗子，古朴可爱。

〔阳台对面，另一幢掩映在梧桐树后的小楼灯火通明，不时有喧闹声飘出。

〔幕启时，乃川正在收拾小圆桌上的餐具。乃川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一张报纸，他50多岁，但因多年心脏病而显得苍老清瘦。他们刚吃过晚饭。

乃川父 （放下报纸，看看忙碌的乃川）唉，我对你说过，就我们两个，别弄那么多菜！

乃 川 两个人……好歹也是顿年夜饭。